

我们要接受怎样的教育以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

全球拍卖

世界已是平的，
教育如何改变命运？



—THE—
GLOBAL
The Broken Promises of
Education, Jobs, and Incomes
AUCTION

[英] 菲利普·布朗 / 休·劳德 / 戴维·艾什顿 著 许 竞 译

CS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我们要接受怎样的教育以适应未来

全球拍卖

— THE —
GLOBAL
The Broken Promises of
Education, Jobs, and Incomes
AUCTION



[英] 菲利普·布朗 / 休·劳德 / 戴维·艾什顿 著 许 竞 译

CS | K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全球拍卖 / (英) 菲利普·布朗, 休·劳德, 戴维·艾什顿著; 许竞译. --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57-7874-1

I. ①全… II. ①菲… ②休… ③戴… ④许…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 IV. ①G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2428 号

原书名: *The Global Auction*

Copyright © 2012 by philip brown, hugh lauder, and david asht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获得本书中文简体版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权。

著作权登记号: 18-2012-1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全球拍卖

著 者: [英] 菲利普·布朗 休·劳德 戴维·艾什顿

译 者: 许 竞

策划编辑: 孙桂均 李 媛

文字编辑: 陈一心

出版发行: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长沙市湘雅路 276 号

<http://www.hnstp.com>

邮购联系: 本社直销科 0731-84375808

印 刷: 长沙市宏发印刷厂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厂 址: 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苏家凤羽村十五组

邮 编: 410013

出版日期: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12000

书 号: ISBN 978-7-5357-7874-1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

阿尔伯特·亨利(查理)哈尔西

A. H.(Chelly)Halsey

一位学者、激励他人灵感之人、朋友

中文版序言

在未来几年，历史学家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对当今的世界经济进行判断，他们的立场有别于那些在西方社会对新自由竞争兴起的描述产生过支配性影响的人。20世纪80年代，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对全球自由贸易扩张和全球金融市场解除管制进行反思的时候说，“我们原本是要改变一个国家，而结果我们却改变了一个世界”。无论我们可能会对经济全球化或新自由主义兴起提出什么样的想法，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确改变了这个世界，但是改变的方式并不是他们当初所打算的那样。的确，就在里根和撒切尔在西方执掌政权的同时，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就已经准备好的“对外开放”政策可以说是最终产生了更加巨大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成功地成为了“世界工厂”，而且也因为它在全球知识经济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中国已经进入了这场针对于想法、知识和高级技术技能型工作的“全球拍卖”活动当中，这对西方国家那个以“学习等于赚钱”观点为基础的“机会协议”提出了严峻挑战。有一种假设观点认为，全球范围内对“知识型劳动者”需求的增长将会由发达经济体来满足：个人繁荣所面临的惟一障碍就是个人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投资于那些市场紧俏的技能，而要掌握这些市场紧俏的技能，通常是要求个人接受大学教育。

本书描述了在美国和欧洲，这个有关于高等教育、好工作和更高收入的承诺是怎样被违背的。就在2008年金融危机临爆发之前，这个承诺的根基就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本书勾勒出了许多关键性的趋势，它们不仅在地域场所方面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权，而且也造成了不断扩大的收

入不平等。跨国公司在考虑其全球价值链的整体布局时，可以有更多的备选地方作为安置那些具有高附加值、高级技术技能型活动的场所，正是这种情况才引发了这场针对高技能的全球拍卖。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存在于同一种职业当中，有些律师、经理和工程师（在享受工资待遇方面）远比处于同一职业当中的其他人更为平等。那些处在职业金字塔顶端的人已经与其他人拉开了距离，尽管他们之间分享着相似水平的专业知识。新技术作为一种改进生产力的办法，也被用来对服务业当中的技术性、管理性和专业性活动进行标准化、数字化和模块化处理，但同时也导致职业上出现了新的分层种类，这些职业分层有可能会限制就业市场对一种特殊的雇员群体的需求。这类雇员的特殊性表现在，他们所就职的公司或其他机构允许他们在其作为谋生手段的工作当中发挥其思考的功能，换言之，只有这些雇员在工作当中才被允许运用其大脑进行思考活动。

虽然本书是作为一个“叫醒电话”为美国和欧洲的读者而写，但是，它对中国有重要的相关性。它不仅描述了中国是如何进入了这种以知识型工作为竞标对象的全球拍卖活动，而且还讲述了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能够消除社会不平等和工资不平等问题。由于高等教育的扩张，以及人们越来越期望于找到令自己感兴趣的、工资报酬高的工作，所以中国在教育、就业和收入方面所做出的这种承诺也正在变得更加难以维持。的确，由于工资成本在上升，中国也在朝着“创新型经济”的方向发展，个人、公司和政府都将需要理解本书所提出来的问题，并且找到对这些问题做出创造性回应的办法。

在将这本书带给中国读者的过程中，我们想要对许竞表达诚挚的谢意，不仅感谢她承担了此项翻译工作，而且还感谢她为我们在中国的实地调研所做出的贡献。

致 谢

我们对全球经济及其对繁荣与社会正义的影响后果怀有一种持久的兴趣，这本书便是这种兴趣所产生的结果。我们享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恩惠和特权，得以近距离地同许多重要人物进行访谈，从 20 世纪 90 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的崛起到最近几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这些人都是作为主角参与其中。虽然有许多知识分子和媒体评论员，对于全球自由贸易和离岸外包的相对优点，以及新技术对未来全球劳动者的影响进行过辩论，但是我们却倾向于暂不表态。只有当我们在 7 个国家与大约 200 位公司主管和国家决策者交谈过后，我们才认清了一个“不便公开言明的事实真相”，这促使了我们写作本书。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那个以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以及更好的收入为基础的机会协议，已经不能使每个人实现其心中的那个美国梦。尤其是 2008 年金融风暴之后，个人、公司以及国家如何对这些正在发生变化的境况进行回应，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美国及其他地方未来几代人的命运。

我们在随后各章所描述的内容，源自于许多名人所提出的想法以及他们所观察到的情况，这些人实际参与到了他们所在机构或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他们所制定的政策是为了使这些机构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因为我们想要他们“实话实说”，而不是向我们说些像“拉拉队队员喝彩式的”话，所以所有的谈话都是保密的。因此，本书中所提到的个人和公司的名字均为匿名。那些参与到我们研究中的人 would 知道他们是哪些人，所以在此谨向我们在美国、英国、中国、德国、印度、新加坡和韩国会见过的所有人表示

感谢。

如果没有互联网（它是我们了解世界各地公司和政府政策极为重要的信息来源），这个研究项目做起来将会是非常困难。但是，如果在每个国家没有那些关键人物的帮助，这个项目将会不可能完成。我们要向这些人表示非常诚挚的感激之情：In Sub Park，刘欣、许竞、C.D.We，Gopinathan Saravanan，Yasho Verma，K.M.Shashidharna，Aslesha Khandeparkar，Kent Hughes，Joan Wills，Phyllis Eisen，Jane Houzer，Helen Bostock，Alister Jones 及 Hilary Flemiing。

除了那些在访谈的组织方面给予我们帮助的人之外，许多其他人也通过其他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帮助，其中包括 Susannah John，Ian Jamieson，Ian Jones，Dan Gordon，Ewart Keep，Rajani Naidoo，Jim Truesdale，John Squier，Alan Brown，Simon Head，Chelly Halsey，Stuart Maister，Helen Butler 及 Sandra Bonny。我们对 Gerbrand Tholen 和 Ceri Brown 也要送上一份特殊的感谢，感谢 Gerbrand 为本书在数据统计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感谢 Ceri 帮助我们利用定性软件对我们的访谈数据进行挖掘。

这种亲身实践性研究之所以很少，主要是因为这种研究开展起来很昂贵，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投入大量的时间，而且还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因此，我们非常感谢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与“技能、知识及组织表现研究中心”（SKOPE）在过去 15 年当中，对许多相关课题研究所提供的经费资助。虽然我们已经撰写了许多与英国的问题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和政策报告，但是我们认为写本涉及范围更广的书非常重要，因为书中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是与美国有关，而且也确实关乎全球。

最后，我们想要对 James Cook 的杰出贡献表示感谢，他是设在纽约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分社的编辑，也是我们这本书的编辑。他不仅分享了我们的看法，而且也帮助我们提高了这本书的出版质量。

THE GLOBAL AUCTION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001
第二章 虚假承诺	///019
第三章 知识战	///039
第四章 质量 - 成本革命	///065
第五章 数字泰勒主义	///087
第六章 人才争夺战	///113
第七章 全球拍卖中的管理	///135
第八章 高技能、低工资	///155
第九章 陷阱	///183
第十章 新的机遇	///205

THE GLOBAL AUCTION



第一章 导论

第一章

导 论

民主国家的人民凡事全靠自己，他们不会轻易投身于重大的冒险行动；他们只是在身不由己的时候，才被卷入革命。

——亚利西斯·德·托克维尔，1835年。^①

亚利西斯·德·托克维尔在1831年4月初抵达美国时，这里给他的最初印象令他惊呆，如此多非常有趣的事物，不过尤为重要的是，他视美国大陆为一片机遇之地。他在写给好友欧内斯特·沙布罗尔（Ernest de Chabrol）的一封信里坦言：“在这里，如果一个人对过上美好生活怀有一种合理的希望……并且勤劳，那么他的未来就会有保障。”

如果托克维尔今天重返美国，他的反应又会是什么样呢？毫无疑问，他会再一次因这里发生的变化而感到震惊。19世纪30年代，那时还没有无线电、电视和计算机。而现在，他会对大大小小城市里的消费殿堂感到惊奇。他也会对自己当时的远见印象深刻，当时他就意识到经济繁荣将会延伸到大多数美国家庭。他还会惊讶地发现，当今美国总统竟然是一个黑皮肤的人，在他印象里，美国黑人是被奴役的，是被白人社会排除在外的。他还会为妇女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震惊。但是，在强光之下，对于黑暗时代的

① 亚利西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2卷）（纽约，1966年[1835年]）。

现实，他是不可能错过的。

尽管他相信美国是第一个在平等事业（the cause for equality）上取得胜利的国家，毫无疑问他将会对美国人梦想的脆弱性感到惊讶，并且会惊奇地发现数百万美国人竟然依赖食品券生活。他还会发现，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其实完全不幸福，他们为子孙后代的未来忧虑。他还会意识到，这些问题是根深蒂固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之路将不会恢复那曾经受到许多人希冀的美国梦。

如果托克维尔的重返旅程带他去过美国之外的地方，他或许会注意到关于建立一个富裕而公平社会的想法已经传播到了世界许多地方。讨论中国梦或者印度梦同样是有意义的，由于所有人都已经表达了要致力于经济增长，并将其作为让更多人拥有机会，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的重要途径。但是，他也会发现，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时代并不唯独是一种美国现象或者欧洲现象。如今即使加入全球中产阶级行列的中国家庭和印度家庭的数量之多已是史无前例，但世界上人口大国所实现的惊人的经济增长率并没有消除人们对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和社会动荡所产生的恐惧。

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去重蹈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而是去理解美国梦的未来。要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已经不能再仅限于研究国界之内所存在的事物。尤其在经济活动方面，这个世界已经被整合得更加紧密，并且处于同一个网络之中。美国劳动者的市场价值不再是仅仅与他们的邻居相比较，而是要在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工作拍卖当中来判断。为了发现这些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对美国和欧洲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意味着什么，我们开始了对7个国家的长途旅行，其中包括美国、英国、中国、德国、印度、新加坡以及韩国。这项研究长达十余年之久，在2008年华尔街发生第二次重创之前的连续三年时间里，我们进行了一项紧张而深入的研究，亲赴18个城市，其中包括一些亚洲经济发展重地，比如班加罗尔、北京、广州、香港、孟买、新德里、首尔、上海和新加坡。

我们想要对官方就如何在未来实现中产阶级繁荣所做的解释进行考证。知识型经济是否真的加速了对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雇员的需求？在过去，个人往往通过运用接受教育获得的才能来得到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但是现在想

要获得一份高收入工作，仅仅靠这样做就足够了吗？美国能够成功地吸引来自全球范围内所提供的大量高技能、高工资工作机会吗？

为了找到一些答案，我们与 200 多名受访者进行了交谈，其中包括企业经理人和执行官，以及许多不同国家的决策者。我们会见这些受访者的地方包括公司总部、地区办公室、高科技厂房、研究基地，以及政府部门，同时我们还利用旅途之便同出租车司机、酒店雇员以及航班上的旅客进行了交谈。我们特别关注那些世界顶尖级的跨国公司，这是因为在经济活动当中他们是游戏规则制定者。不过，我们并没有将我们的研究对象局限于美国公司。我们也访谈了一些在英国、德国、韩国、中国和印度处于领先发展水平的公司。今后几十年，由这些公司所作出的投资决策将会深刻地影响到美国劳动者的机遇和繁荣。

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想要确保我们所做的调查公正而严密，然而又意识到我们的调查结果需要与广大观众来分享，而不是被封锁在一些专业性期刊中。我们所观察的是一种经济权力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威胁着经济繁荣和社会正义的根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当中有很多人实际上并不希望我们将我们所观察的这一事实公之于众。此前我们已经发现了另外一个不便于被公开的事实（inconvenient truth），对于这个事实我们每个人却有权利知道。

我们所会见过的那些人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们看到一个处于变革当中的经济世界。这种变革对我们来说既唤醒了一种羡慕感，同时也有一种不祥之兆。亚洲经济革命的阴暗面是对于妇女、男人以及儿童的剥削，但是这仅仅是如今正在展开的故事的一部分。故事的另一端线索是，中国和印度正在以突飞猛进的速度与亚洲、南美洲及东欧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加紧展开对高附加值物品和服务的竞争。这种情况正在动摇着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世界仍将分为脑力国家（head nations）和体力国家（body nations），前者是指美国、英国和德国，后者包括中国、印度、越南。^①这种观点无法理解，全球经济怎么会让新型经济体越过几十年的工业发展，

① 参见理查德·罗斯克莱斯：《虚拟国家的崛起：未来世纪的财富与权力》（纽约，1999年），第 xi 页。

来创造出一支高技能、低工资的劳动力队伍，这些劳动者完全有能力在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就业竞争中取得成功。这些劳动力对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中产阶级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挑战，这些富裕国家中产阶级曾经一度安然地从事着稳定且薪水丰厚的工作。

公司一旦可以获得廉价的人才，它将会对西方劳动者的繁荣造成威胁，即使在西方经济从衰退中复苏很长时间之后，这种情况也将继续存在。1831年托克维尔所发现的处于美国梦之核心的那些机会，如今却受到这种情况的挑战。奥巴马总统当年也正是以政治信誉作为担保，言称凭借这些机会来重建美国。

一、机会协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均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经济国家主义的模型之上：它原本打算是将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收益惠及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享有特权之人。国家提供教育机会和高收入工作以及向需要福利之人给予福利支持，这样个人和家庭就与国家的经济增长息息相关。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193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通过对新自由主义观点提出批判，在当时形成了新的经济思想。凯恩斯否定了新自由主义者所持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进行自我纠正，并不需要政府干预。所以，陷入衰退的经济将会自动重回繁荣时期，且恢复充分就业的状态。

凯恩斯反对上述观点，认为政府能够在市场经济中进行有效干预，从而解决衰退问题，或者如其另一同时代人所称的“创造性破坏风暴”。^①因此，当物品需求疲软，劳动者受到失业威胁时，政府能够采取行动保持产业车轮继续运转。凯恩斯还承认，福利国家应该保护其国民免受持续性的不安全感，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所经历的这种繁荣与萧条之间的交替性，其特征就是一种持续性的不安全。

①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纽约，1947年），第7章。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在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各种宣扬自由贸易、自身利益,以及市场产生繁荣与正义之力量的说教又重新抬头。由于凯恩斯的观点被认为是大政府的做法、日益增加的靠救济生存的下层社会群体的灵丹妙药,因此被抛弃。

由此,新自由主义的信条鼓励人们去相信,20 世纪 50、60 年代所引进的福利支持是错误的,因为它对失败和效率低下的行为进行奖赏,而自由市场则提供了一个公平且有效率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才干与刻苦工作将得到适当的报酬。于是,个人与家庭的命运便极大地依赖于维持(如果不是提高)其知识、技能和文凭的市场价值。对于那些能够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的人而言,由于他们能够满足知识型经济所提出的竞争性条件,那么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报酬就会有很多。由于知识型经济依赖于新的想法、技术和创新,所以人们认为知识型经济扩大了人们的机遇。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其政客与意见领袖们继续将未来经济解释为是一个关于聪明人的世界,即聪明人以聪明的方式办聪明的事。这是一个充满着新机遇的世界,那些坚信市场能够实现中产阶级梦想的美国劳动者及美国家庭,可以从中获得创造性才能和繁荣。这种信念导致了大西洋两岸均出现了一种机会协议(*opportunity bargain*),在这些地方,国家的作用被局限于通过教育为人们创造机会,使人们在全球竞争中成为受青睐的劳动者。在这种全球竞争中,人们的经济命运取决于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成功。

如今,在欧美国家,数十亿美元被用于动员劳动者们在为了最好的工作、技术和公司的竞争中超过其竞争对手。几乎所有富裕国家都在引进大量的政策、项目和行动计划,期待着进入一个以高技能、高薪工作为标志的创新型时代。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而且它鼓励个人通过承担个人债务的方式去获取大学文凭,并且让这些人相信,他们一旦进入就业市场就可以拥有丰厚回报。

本书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说有很多这样的金钱、努力和进取心将会白白浪费,由于这个新自由主义机会协议未能实现它在教育、就业及报酬方面所做出的承诺。许多美国人所接受的学校教育让他们相信“学习等于赚钱”,

所以他们对一个并不亏欠其生活的世界抱有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期待。

这种情况使得许多美国人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应对这种知识资本主义新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因为他们陷入了一场创造性破坏风暴，这种形势使个人很难找到解决办法，以应对不断发生变化的经济现实。在美国，不仅管理与专业方面工作职位的需求量远远少于我们一般认为的数量，而且与这类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实际工作生活的质量与报酬也将不会符合预期。“学习就等于赚钱”这种观点并没有注意到，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以来，在美国大多数具有大学学位的人实际上没有看到工资收入的增长。在竞争中成功获得最好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只是少数。这种情况正在导致美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压缩，并且出现了两极分化，这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

本书要为读者展示的是，美国劳动者的命运是如何与这种以减价脑力劳动为目的的全球拍卖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拍卖削弱了许多管理者、专业人士以及技术人员的交易地位（trading position），这种交易地位在以往是与个人的成功以及舒适的生活水准相关的。对有能力且愿意刻苦工作的人所做出的那个过上好生活的承诺现在已经违背了。美国中产阶级所遇到的这种挑战的背后，是权力在全球经济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无论花多少财力去开发美国劳动力的技能，这种改变都不可能通过就业市场来得以解决。新自由主义机会协议已经被撕毁，它曾经为美国家庭提供了一条通过教育去实现个人与国家繁荣的路径。

如果美国中产阶级是由 20 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那么他们现在正被这种全球性的知识资本主义力量割裂。西方劳动者所面临的问题是，大多数西方评论人士所预测的这种知识价值的提高并没有实现。

这并非是说作为创新源的新思想已经变得不太重要，公司仍然需要那些头脑聪明且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不过，某些知识工作者的价值却被认为比其他人要大得多，于是导致西方中产阶级繁荣所依赖的那些多种不同形式的知识型工作的价值大幅下降。

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如果知识是公司利润的关键来源，那么公司的任务便是在购买知识时少花钱，而不是多付钱。这就是公司为什么要对两个方面做出区分的原因，即对于公司要取得业务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方